

农村通俗文艺读物

話 劇

小小分銷店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話 劇

小小分銷店

楊 躍 武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4 · 長 春

話 劇
小小分銷店
楊 躍 武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長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

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吉林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統一書號：10091·523

印張：4 字數：7千字

印數：1—6,700冊

1964年11月第一版

196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(5)：六分

人 物 小 王——十八、九岁，分銷店的營業員。
二嘎子——二十六、七岁，人民公社社員。

崔大嬸——五十多岁，二嘎子的岳母。

时 間 四月里的一天中午。

地 点 某供銷社分銷店的營業室。

布 景 舞台上有一櫃台和貨架，擺一些農具和日用百貨等。貨架上有大幅橫標語“支援春耕生產，保證適時供應！”

〔幕啟：小王在櫃台裡整理商品。嘴裡哼着歌兒。〕

小 王 （愉快地）

公社是棵長青藤，
社員都是藤上的瓜；
瓜兒連着藤，
藤兒牽着瓜，

.....

(走出柜台对观众)啊，你說我們这个分銷店小啊？哈，是不大。可供应的范围却寬着呢！东到辽河滩，西至楊木嘴，方圓二三十里，包干三个大队，十二个小队

(刚一转身，又回过头来)。怎么？你說我們这儿没人来买貨？那你看哪去了，現在春耕大忙，我們是送貨上門。你看，（走到柜台前，拿起一张纸条）这不刚才九队来电话，要两个套包儿，正好，昨天新进的貨，今天就有用的，你說巧不巧！

(进柜台里)

二嘎子 (上) 巧，什么巧？队里的那张鏊子打得才叫凑巧呢！要不是鏊子打坏了，队长急得直跳高，我哪能借这个引子，到分銷店来找高經理算我的狗皮賬呢！（转身对柜台）哎，小王！

小 王 (高兴地) 嘎子哥，你来得正好。上次你不是說要买暖瓶嗎？前几天又进了一批貨，你来看看。（回身在货架上拿下来一个暖瓶）这暖瓶，价格便宜，保温力强，

能挺……

二嘎子 (不耐烦地) 小王，不是的，我是来找你們高經理的。

(坐在长凳上)

小 王 找高經理？清早一開門，他就送貨去了，你来晚了。

二嘎子 晚了？

小 王 是啊，可你也来早了。

二嘎子 怎么？又早了？

小 王 我們高經理不掌灯不回来。

二嘎子 糟糕！

小 王 嘎子哥，你找高經理干什么？

二嘎子 找賬。

小 王 找賬？找什么賬？

二嘎子 和你說也沒用。

小 王 不一定吧，也許我能办。

二嘎子 你能办？(一想，自语)对，就找她。(对小王)好啊，昨天高經理把我那张狗皮給收来了。

小 王 是那張青狗皮吧？

二嘎子 嗯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

小 王 那张狗皮，高经理一拿回来，我就看着挺好……

二嘎子 （高兴了）哎，有门儿。

小 王 一看，我就放到一等堆里了。

二嘎子 哎嘿！这回可真是火烧冰窖——该着。（故意赞扬）小王啊，你练得不错了！

小 王 差得远哪，一弄就错。

二嘎子 不，那张狗皮我看你评得就挺好嘛！特别正确，比高经理还强。

小 王 （奇怪地）怎么？特别正确？

二嘎子 当然正确了，小王啊，（婉转地）你看眼下春耕挺忙的，高经理又不在家，干脆这钱……

小 王 （莫名其妙）什么钱？

二嘎子 你算嘛，一等七元二，二等五元八，差一元四呗。你就把钱给我吧！

小 王 给你钱？

二嘎子 等差了，重评了，就该找钱嘛。

小 王 重评了？谁评的？

二嘎子 你评的呀，这不你才说，给评一等了嘛？

小 王 我？（明白了）嗨，那是我放錯了。

二嘎子 沒錯，沒錯。你評得就是對，一等就是一等嗎！

小 王 不，還是二等。（解釋地）那張狗皮，我乍一看挺好，可是我沒看出來，那是一張塌脖子皮，脖子上沒絨。

二嘎子 怎麼？脖子上少點絨就不夠一等啊？那你說，什麼樣的狗皮夠一等？

小 王 一等狗皮，就咱們地區來說有三種：太平毛、中平毛、小平毛。應該是毛足絨厚，色澤明亮，皮板堅實，面積在……

二嘎子 我那張狗皮色正、毛齊、絨長、板硬，二等就是不合理。

小 王 等可不是硬要的。高經理說，狗皮的用途主要是取暖。所以，看一張狗皮的好壞，就要看絨的多少了。你那張狗皮是塌脖子皮，脖子上沒絨，當然就夠不上一等了。再說，我們高經理搞皮張收購也有年頭了。嘎子哥，你放心吧，錯不了。我們是供銷社，是社員集體辦的事業。

二嘎子 行了，行了，你別扯這套。我就不信，你們高經理的眼睛會那么好使。昨天也就是我沒在家，俺那個老娘們不中用。

小 王 （有些氣憤了）可你那张狗皮不是明擺着嗎！（電話鈴響，接電話）唉，是呀。啊，九隊呀……那兩個套包兒已經准备好了……不用特意來取，一会儿高經理回來就給送去……支援春耕是我們應盡的義務。好，不用客氣。（放下電話，走到二嘎子跟前）嘎子哥，你消消氣，現在春耕很忙，我看你还是……

二嘎子 不行，我非等你們那位高手不可。

小 王 耽誤春耕可是大事。

二嘎子 這你管不着。反正你們少給錢就是不行。

小 王 一分錢一分貨，我們按等論價，根本錯不了。（崔大嬸手拎小筐上）

崔大嬸 錯不了？誰說錯不了？（見二嘎子）他姐夫，你也來了。（對小王）小王，大伙都說找不到老高的錯，可這回，他犯到我手下了，他錯了。

小 王 (惊讶地) 大嬸!

二嘎子 (感兴趣地) 錯了? 媽, 怎么錯了?

崔大嬸 收我五十个鷄蛋, 差两个, 趁着歇晌, 我找他好好算算賬。

二嘎子 (抓住理由) 对, 錯了就找。小王啊, 看到沒有? 又錯了。两个鷄蛋, 錢倒不多……

崔大嬸 錢不在多少, 事不論大小。

二嘎子 我們庄稼人, 就是实打实凿。

崔大嬸 說得对呀, 分銷店收購不能少給錢, 咱們也不能多要啊。小王, 上回老宋家多給了五分錢, 你們老高还大老远的 給 送 去 了 呢。不怪大伙都夸你們的工作做得好。

小 王 大嬸, 那是我們應該做的。可我們也还没有做好。您看, 这不給您搞錯了, 还讓您自己跑来……

二嘎子 (有意地) 对嘛, 应当虛心一点, 別老是錯不了, 錯不了的!

崔大嬸 (制止二嘎子) 他姐夫, 这也不算什么錯, 还是人家老高心眼儿好, 厚道。(转向小王) 哎, 小王, 你們老高沒在家?

小 王 沒有。高經理一出去就是一天，現在我們正搞“五好”競賽，支援春耕，送貨上門，高經理就更忙了。

崔大嬸 要照我看，這“五好”分銷店你們一定能當上。

小 王 那也是靠社員大伙的支持。

二嘎子 （不耐煩地）媽，你不是要找高經理算賬嗎？

崔大嬸 是啊，就說你們老高吧，可真是，五十多歲的人了，從早跑到晚，到哪，哪喜歡，和誰辦事，誰都信得着。對人呀，也就是那麼好。就拿去年冬天玲子有病那回事吧，孩子燒的直說胡話，可把我給吓懵了。幸亏老高，他知道了，趕忙跑到我們家，頂着大雨，背起玲子就往城里跑，來回三四十里，回來，都半夜了，累得老高上氣不接下氣，可玲子得救了。

二嘎子 高經理的风格就是高呀！

崔大嬸 還有，開春咱隊蓋房子，老高跑前跑後，缺啥送啥，那可真像給他自己蓋房子一

样。上瓦的头一天晚上，下了雨，还是老高把分銷店的苫布拿去，頂着雨，和大伙一块把房子苫上了。小王啊，你們老高，对待社員可就是十个头的。你說，有这样好的分銷店，我們当社員的，能落后嗎？人家都把工作做上門来了，咱們送送鷄蛋，找找数，那还不是應該的。（忽然想起）他姐夫，你看我，光顧和小王說話了，你是什么弄錯了？

二嘎子（感到事情有些不妙，但又只好回答）狗皮。

崔大嬸 狗皮？狗皮怎么錯了？

二嘎子（难以回答地）等錯了。

崔大嬸 对呀，他姐夫，我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，特别是你們年輕人，要站得高，看得远，那共产主义社会还等着你們哪！

二嘎子 嗯，嗯……

崔大嬸 看看人家雷鋒，把自己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钱，一下子都拿出来送给灾区。他姐夫，你这雷鋒沒白学呀，进步了。要是从前你

啊，总好占个小便宜，哪能主动上门，找等算账呢！咳，如今晚的年轻人，出息的就是快。（取鸡蛋）小王，拿着吧！

小 王 大婶，你这是……

崔大婶 这不是，昨天在数鸡蛋的时候，我下地了，玲子跟着瞎忙活，打了两个，可老高也给了五十个的钱。

二嘎子（自语）嗨，我就知道整两岔去了。

小 王 大婶，你找的是这个账呀。昨天高经理回来，说你老没在家，孩子又小，失手打碎了鸡蛋，他有责任，不能让您吃亏，那两个鸡蛋，他就给赔上了。

崔大婶 那哪行，小王啊，把这两个鸡蛋给老高收上。

小 王 大婶，高经理还没回来。

崔大婶 回不回来有啥，仨大钱俩手攥着——一是，二是二，我哪能叫老高赔上，等看到你们老高，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他。

小 王 这……

崔大婶 收下吧！（把鸡蛋塞给小王。二嘎子在一旁

听了半天，对比之下，感到惭愧，想走开)

二嘎子 (乘机上前) 小王，你收下吧，别客气了。
快给我拿一块镢子要紧，我是来买镢子的，我们队里镢子打了，正等着急用呢。

小 王 镢子一块也没有了，我已经给总社打了电话，下午能送到。原剩的两块，上午高经理带走了。

二嘎子 (着急) 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！

小 王 早说？你不是来算你的狗皮账吗？

崔大嬸 是啊，闹了半天，他姐夫，你的账还没有算呢，都叫我搅了。你的狗皮卖几等啊？

二嘎子 (无可奈何地) 二等。

崔大嬸 是那条青狗皮吗？

二嘎子 嗯。

崔大嬸 二等是高啊。春天勒的狗，絨一定要少啊。再说，那条狗我知道，勒狗那天，我去吃肉了呢。那张皮呀，絨少，有刀伤，不够二等啊。

小 王 大嬸，高经理说，狗皮的用途很多，有刀伤不要紧。不过，絨少了可不行。

崔大嬸 对嗎。这不嘎子也找来了。他姐夫，差多少錢哪？

二嘎子 也就是一元多。

崔大嬸 那你別等老高了，把錢給小王吧。

二嘎子 这……

崔大嬸 (见二嘎子手足无措地，誤解了) 啊，你兜里沒帶錢哪，那我先給垫上，一元几呀？
(掏钱)

小 王 不是。

崔大嬸 啊，一元四呀。(数钱)

二嘎子 媽，这……咳！

(电话铃响)

小 王 (接电话) 我是分銷店。……誰？二嘎子，他在这儿。嘎子哥，找你說話。

二嘎子 (接过电话，发现崔大嬸正要把钱给小王)
媽，那錢……(崔大嬸誤认为他要钱，又把钱递给他，他推让) 唉，唉，我是二嘎子。(小王拉走崔大嬸，耳語，崔大嬸大悟)
……怎么，高經理把鐮子給送去了。

崔大嬸 (拉二嘎子) 他姐夫，你和老高比比，你

这是什么思想？你呀，咳！

小 王 嘎子哥，咱们不能光想自个儿占便宜，影响大伙呀！

二嘎子 （激动地）小王，妈，全怪我糊涂。（看见柜台上的套包儿）这么吧……（抱起两个套包儿就要走）

小 王 嘎子哥，你这是……
崔大婶 他姐夫，你这是……

二嘎子 我路过九队，这套包儿，我给送去吧！

（小王和崔大婶二人相看，会意）

小 王 那你的眼……

崔大婶
二嘎子 算清了。（三人笑）

（幕 落）

导演提示

— 徐 雁 —

这个小戏故事很简单，人物只有三个，但却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。二嘎子到分销店来找他那张狗皮的后腿，正好碰上他丈母娘崔大嬸，到分销店来送在收购时小玲子给打碎了的两个鸡蛋。这一找一送，生动地反映了集体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矛盾和斗争，歌颂了大公无私的新思想，新风尚。

演这个戏的时候，要掌握住它的喜剧风格，要从生活出发，从人物性格出发，在现实基础上，作适当地夸张，不要单纯去追求喜剧效果。

二嘎子是个主要人物。他自私，贪小便宜，卖了一张狗皮，千方百计让营业员小王给他评上一等；但他仍是劳动农民，具有朴朴实实的劳动者的特点，不要夸张过了火，演成二流子或滑头滑脑的小流氓，那样，嘎子的最后转变将不能令人信服。